

花神传

白泽
Adult 繪



《花神传》系列
万字番外完美收官

一朝为神，永生不忘。
入骨相思，终有结果。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吴神传

自序
Adult
卷一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花神传 / 白泽 Adult 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301-0

I. ①花… II. ①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1911 号

书 名	花神传
作 者	白泽Adult
出版统筹	黄小初 周亚林
选题策划	朱静静
版式设计	孙 波
责任编辑	姚 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80毫米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301-0
定 价	26.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玉骨醉

099

扶桑怜

083

步生莲

067

丹若赋

051

香雪海

035

掌中杏

019

梅沁雪

003

楔子

001

番外：芳菲尽

216

凤凰泪

199

醉玲珑

182

露华浓

166

百合殇

149

玄霜尽

133

秋思落

116

楔 子

须弥山，高出水面八万四千由旬，水面之下亦深达八万四千由旬，其山直上，无所曲折。传闻创世之神厌倦了尘世纷乱最后在此地隐居，为避免诸神打扰，特在须弥山外设下百种磨难，千种艰险，最终方才得长久清静。

但眼下须弥山外界的所有屏障竟都被人强行破开，风雪肆虐间，竟有浑身是血的男子踏足了这片沉寂之地。

“这些年你助十二花神复位，助人美梦成真，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们，积攒了那样多的功德。你不惜冒着灰飞烟灭的危险闯过我设下的种种难关，你耗费这样大的代价，究竟想要得到什么呢？”看着男子倔强坚定的眉眼，创世神轻声叹息：“永生？正果？抑或是权倾天下？”

许是因为身上伤势太过严重的缘故，男子好半晌才用颤抖的手从怀里拿出一个白色瓷瓶，倒出了几片已经枯萎的血红色花瓣。他低头虔诚地轻吻了一下花瓣，小心而又珍重，就像在亲吻这世间最心爱的姑娘。

须弥山的地面尽是尖锐的冰刺，可他却毫不犹豫地坚定叩首：“我不要永生不要正果亦不要权倾天下，我只想回到与师父初见那年。”



梅沁雪

雪虐风号愈凛然，
花中气节最高坚。
过时自会飘零去，
耻向东君更乞怜。

“好朋友？心上人？如果你只是因为那些，我也……”



风奚说天庭之所以从来不会抹去罪神的记忆，是因为想让那些神时刻谨记自己的错误以重塑仙心。可我却觉得，他们之所以不允许他人忘记，无非是想看见他人垂死挣扎却又无能为力的丑态罢了。毕竟这落神渊里的罪神，随便拎一个出去都曾是动脚都会让天庭颤抖三分的人物，能看见昔日天之骄子变成脚下随意践踏的泥，想来天庭那些道貌岸然的家伙比谁都要高兴。

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我当初所料，但凡进入了落神渊，不管多么骄傲的神都会在这漫无边际的黑暗中被磨掉所有的棱角，不管对天庭有多么憎恨最后也都会在这永无止境的孤寂中遗忘所有。直到六音到来，落神渊的罪神除了我以外便大多都因为绝望而死去化为了地上的万千枯骨。

记得那天我一如往常地站在落神渊最大的石头上发呆，谁知却发现黑暗的尽头竟有一抹突兀的白色缓缓飘近。起初还看不太真切，可随着他距离我越来越近，我才渐渐看清那竟是一个身着白羽衣眉目倾城的男子。彼时四周皆是形容可怖的尸骸，可 he 从容的姿态却仿佛漫步在烟花三月最美的江南。

“嫦兮上神对么？我受人所托带你离开这里。”他轻轻开口，温润的声音带着些许暖春的缱绻。

“你是谁？又是谁让你来的？”许久未曾开口说话，嗓子沙哑到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我是新晋的乐神六音，是青帝之子风奚拜托我来的，昔年我请他算卦欠他一个人情。”

“风奚……”想到那个笑起来眉眼弯弯的如玉少年，时隔多年我心中依旧

一片温暖：“他还好吗？”

话音一落，六音的神色便带了一丝不忍，我维持了等待的姿势许久，才听他微微叹道：“风奚上神已经去世整整三百年了。”

“我不相信。”我拼命摇头，那么好的风奚，从小到大便一直与人为善的风奚又怎么可能不在多年，“如果他真的去世那么久，又怎么可能拜托你来救我出去。”

“因为他说，如果你知道他的死讯，就会不顾一切替他报仇，就算救你出去，最后的下场也只会比被困落神渊还要糟糕，所以他才会让我三百年后再来寻你。”六音的声音并不大，可于我来说却恍若雷鸣，“而且他特意交代我，如果你还是一样的冲动，便让我再等三百年。”

本来我以为在失去了一切又被白霄亲手推下了落神渊后，我便早已流尽了这一生的眼泪，可时至今日，当我再听闻风奚的消息时才明白，我之所以能在这里撑到现在，全然是因为他还活着，因为我有生之年还想见到他。只是如今，我终于等到了他的消息，那个唯一支撑我活下去的人，却再也没有了。

但凭本能地从发上拔出发簪，我想也未想便直接往喉咙划去，谁知还未触到颈侧手腕便被一股大力猛然扼住，“月神难道就不想知道风奚上神的死因？虽说人人都道风奚上神是死于蛮荒战场，可我将他的遗体带回之后，却发现他被洞穿的胸口有招妖藩的弥留气息。”

招妖藩。那是我出嫁时，昆仑族给我最有分量的嫁妆之一，曾经为了让白霄建立更多功勋，我在新婚翌日便把招妖藩送给了他。没想到，他用招妖藩栽赃嫁祸给我还不够，居然还害了风奚。好！真是好得很！

“看来风奚上神所料一点也不差。他说如果听闻他去世的消息，你若无存活之意，便让我告诉你他真正的死因，只有如此你才会想要继续活下去。”看着我再度死灰复燃的眼睛，六音弯了弯唇角露出点点笑意，随后又

伸手将一面有着古朴图腾的菱花镜递到我面前，“这是昆仑镜，也是风奚上神让我交给你的。”

昆仑至宝昆仑镜，可窥尽所有前尘过往。曾经被我和风奚一起弄丢的宝贝，也是因为丢失这镜子我被罚在族中祠堂面壁了一百年，之后不管他拿什么稀奇玩意儿讨好我，我都始终没有搭理他，没想到却终是被他寻到了。

“你不确认一下我说的真假么？”见我直接把昆仑镜拢于袖中，六音含笑询问。

“不用了。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曾经的夫君是什么样的神。”我摇头，双手紧握成拳，“只是我如今的模样，如何才能重新出去？”

“现在你还是罪神，从进入落神渊开始身上便被下了永生不得离开的禁咒。”六音缓缓对我伸出手，纤长的手指秀美如玉，“如果你相信我，就舍了现在的肉身，之后我会让你进入百花园，以梅花花神的身份重生。”

据我所知，乐神虽然也位列上神，可不管身份还是地位都是所有上神中最低的一位。但我面前的六音不仅可以穿过重重禁制来到落神渊，甚至还可以替我重塑仙身，手段委实有些通天。可那又如何呢？一来我如今除了命一无所有，二来只要我可以出去，只要我可以替风奚报仇，其他的一切于我而言都不重要。

毫不犹豫地把手放在对方掌心，我垂眸低声应道：“一切但凭乐神安排。”

我从未想过有一日自己居然会舍去天生神胎，转而附在一朵梅花之上与百花园的无数花草争日月精华争餐风饮露，就为了早些修成最下等的小花神。

这里的一切按理说不光从哪方面而言，都比落神渊好了太多，可每每当凌波和白霄从百花园携手走过，我却觉得还不如回那无尽的黑暗中去面对那些堆积如山的骸骨，起码气不顺的时候还可以踢几脚山壁，而不是像现在这般眼睁睁地在枝头默看。



为了帮我舒解心中的戾气，六音闲来无事的时候会到梅树下支开一张美人榻，用神念跟我聊天。他十分健谈，三界趣事几乎信手拈来，而我作为一朵依枝怒放的梅花没办法去云游，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都会给他说一些想当年的往事。



想当年四海八荒最强大的神族，除了开天辟地的盘古，便是我所在的昆仑和白霄所在的轩辕。且由于两族从诞生之初一直互相扶持，为保持这种千万年的友好，两族的嫡系便一直世代联姻。再加上我与他皆是神族嫡系血脉，因而我俩的亲事自打出生便被双方神族给定了下来，成为青梅竹马、天造地设等词汇最好的诠释。

起初在我智慧启蒙的时候，得知自己有这么一个指腹为婚的夫君，阻碍了我豆蔻青葱的桃花，表示非常不乐意。直到后来，当我年满三百岁，终于不受长老约束可以随意在两族串门子，这才终于得以窥见白霄真颜。

我还记得那天我穿了一身石榴红的衣裙，藏在水最高的神树上，本想伺机捉弄一下在河边练剑的少年，让他厌恶我，从而达到我想要的退婚结果。要知晓天水的神树可以压制所有神力的存在，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选择在上面藏身，谁知还未来得及出手，便由于紧张过度而踩断了树枝从高空跌落。本以为会落得出师未捷师先死的下场，却不曾想待到落地时原本应该在河边练剑的少年，竟瞬间出现在树下，也正是因为如此，最后我总算有惊无险，只是连累他被我生生压断了三根肋骨。

事后轩辕族中追究神树被压坏，我本以为他会就此把我供出去，毕竟当初

他救了我，我却趁机逃跑不说还打劫了他的佩剑，好生做了一回白眼狼，谁知他却一口咬定一切都是因为他在树上练剑所为。知法犯法，自然比不得不知者无罪，因而白霄被丢去蛮荒猎杀了数百年的妖兽，再度归来时，原本的青涩稚嫩早已化为了锐不可当的傲气，唯一不变的却是少年清俊的眉眼。

再相见，作为罪魁祸首我心中很是忐忑，可他却只是伸出手指在我眉心轻轻一点，然后微微弯了弯唇角笑道：“幸好你没有跟我一起去蛮荒，否则谁来赔我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娘子。”他一点也不在乎为我受伤，更不在乎我抢走他的佩剑，他心甘情愿替我顶罪，在那妖兽遍地处处惊险的蛮荒独自厮杀百年。

我生性说好一点叫直来直往，难听一点就是桀骜不驯，因而但凡一出门，便总会惹出事端，族里面对我万分头疼，若非我是唯一的嫡系，想来他们肯定会像二郎神管教哮天犬一样拿最粗的捆仙绳把我栓在家中。

唯有白霄会一直跟在我身后，不厌其烦地替我收拾烂摊子。从未有人会为我做那样多，所以后来当他跟随轩辕一族的长老前来提亲的时候，我几乎是想都没想便一口应下。

得知我决定的那一日，风奚踏着清晨的朝露，直接杀到了我当时的闺房门口。

“阿兮，你不能嫁给他。”一向眉眼弯弯，笑容清艳如梅的少年生平第一次对我板起了脸，“白霄他不会是你的良人。”

“我为什么不能嫁他？论身份背景，论道行神位，我们无一不般配。”没有哪个怀春少女能够坦然接受他人的不赞同，当时的我自然也不例外，因此风奚话音一落我便狠狠将他轰出了昆仑神族的大门，“我以为就算我们闹别扭也依旧是青梅竹马的好朋友，你不祝福我就算了，为什么还要诋毁我的心上人？”

“好朋友？心上人？”风奚喃喃念道，每念一个字神色便苍白一分，“如

果你只是因为那些，我也……”

“我愿意嫁他，是因为他喜欢我，而我也喜欢他。”

“阿兮，你不懂，如果一个男人真的喜欢一个女人是不会纵容她一错再错，看她的眼里更不会是那样的平静无波。”

那天我与风奚在昆仑族的大门旁僵持了许久，直到炎帝收回了他的三足金乌，蓝天白云变为了繁星满天，他才拿出玉龟甲，轻声叹道：“罢了，如果你执意如此，我也别无他法。你我相交多年，我却从未给你算过卦，如今你出嫁，我也没别的好送，仅以此卦算作贺礼。”青帝伏羲的算卦乃是三界公认的事无巨细，风奚是青帝之子，演卦推算更是青出于蓝，如今就连天帝在决定大事之前都会先过问他的意见，足可见其准确程度。

是以他话音一落，我便又高兴了起来，“好，那你就给我算算，我跟白霄究竟会不会恩爱到老。”当时我并不知晓风奚对我的心意，所以也无法知道在听完我要求后的风奚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在给我推算未来。

浩瀚星空之下，少年亭亭而立的背影像极了月神宫中那株美丽挺拔的月桂树，他摊开玉龟甲脸上的神情庄严而肃穆，只不知为何两道秀雅的长眉却慢慢蹙在了一起，“阿兮，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是否无论如何都要嫁给白霄为妻？”

都知道忠言逆耳，可世人却依旧喜欢听信好听的谎言，就像当初的我，明明看出风奚推算的结果不详，我依旧毫不犹豫地地点头，“亲已定，就算他死，我也会抱着他的灵位守寡。”

我说得如此笃定，以至于风奚几番开口，却都欲言又止，唯独在离开的时候轻轻叹了声，“阿兮我不逼你，只是如果你想以后能跟白霄好好过，出嫁那日就一定不要走会经过西海的那条路。”

风奚说得郑重，让我心中隐隐有些不安，因而待他走后我便立即差人去

了轩轾属地，却不曾想竟得知白霄领了天庭的差事需外出，要在婚礼前才能赶回来。我想，也许有些事情早就在冥冥之中注定，与其担惊受怕倒不如直接面对，不过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罢了。

可我却不曾想到，途经西海的时候，我既没有遇到兵也没有遇到水，反而遇到了一个浑身是伤倒在海边奄奄一息的花妖姑娘凌波。当时我以为不过是巧合罢了，再加上凌波当时的情况委实可怜，所以当白霄以大婚为善的理由提出要救她回府的时候，我想也未想便随口答应。



凡人有句话说得实诚，每一个彪悍姑娘身边，都必会出现一朵娇弱的小白花，起初我对此嗤之以鼻，直到凌波出现，我才深以为然。

虽说凌波的模样并不见得比我好多少，但她温婉可人的性子，以及随口拈来的讨喜话，却是我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比如同样是两人一起为白霄受了伤，凌波不过是点皮外伤，可眼泪珠子却是不要钱似的往外掉，惹得白霄满目怜惜，而我纵使为他挡剑的后背早已血肉模糊，却始终谨记长老所教导的神女有泪不轻弹，甚至在白霄来询问我伤势的时候，我都只是云淡风轻地摇头表示无碍。我本是心疼他为战事操劳不想让他担心，不曾想倒是白白便宜了凌波借着伤势经常在白霄身边痴缠，待我伤好之后才发现，整座战神宫中除了我以外谁都知道他们亲密无间。

没有一个女人愿意跟其他人共享自己的夫君，除非他的妻子根本不爱他。是以我很快便找到了凌波直截了当说出了我的想法，若她肯离开，我必倾我所有助她跳出六道轮回修成正果。可谁知话音一落，她便梨花带雨地哭了起来，

并且发誓对云霄绝无觊觎之心。我素来便吃软不吃硬，况且一来我并未曾亲眼见到他们有何不妥，二来云霄回来之后又跟我一再保证他跟凌波之间的清白，我便再没有多想。

那段时间风奚来看我时总是摇头笑我傻，一向与人为善的他更是频频劝我早些把凌波有多远送多远，可我非但没有体会他的苦心，反而觉得自己错怪了凌波，给她送了大堆抵抗天劫的法宝不说，还打算亲自为她护法。

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天九重天上不断翻滚的黑色雷云，一道比一道粗壮的金色闪电，以及天雷击打在身上那种撕心裂肺的痛。眼看我赠予她的法宝即将用完，最后关头，凌波竟是用瞬移转眼便到了我身后，并用力将我推到了天雷之下。其实就算她不动手，当时的我亦打算舍身帮她抵挡天劫，可自愿和被人强推出去，虽然结果都一样，可心底终究还是生了埋怨。

“嫦兮姐姐，对不起，都是因为我太害怕了……”但是后来因为凌波哭着在我面前忏悔，又日夜守护在我床边衣不解带地照顾我，所以我也就渐渐原谅了她。

只不知为何明明族里送来了那么多的珍贵药材，可不管我每天服用多少，脑袋里始终一片混沌，很多时候上一刻刚刚睁眼，下一刻便又想迫不及待地睡去。身上的伤越来越重，偶尔还会醒来不知道在何处，我很害怕自己这么年轻便会死去，害怕昆仑的嫡系血脉于我这里终止。我不想让云霄和凌波担心，所以便趁一个他们都熟睡的午夜，摇响了自小专门与风奚联络的铃铛。

“阿兮。”不过一会儿时间，翩若惊鸿的少年便踏着如银月色而来，他轻声唤我，清隽的眉目满是费解和疼惜，“你天生神胎，只是几道天雷，又何至于落到如此地步？”

我淡淡一笑，强迫自己打起精神，然后将已经只剩皮包骨的手腕伸到他面前：“风奚，你帮我看看，如果我真的熬不过去了，你就将我带回昆仑，我不

想因为我的关系而让昆仑和轩辕两族生了间隙。”

那时我真的以为自己快要死了，所以我满心所想的也不过是怎样替我的夫君善后，可没想到的是，当风奚替我算了一卦病因之后，却告诉我，我之所以会病得如此严重是因为有人在药里给我下了将离，一种无色无味便可以让元神灰飞烟灭的药。将离，轩辕族只有嫡系才能配置的药，而这些天我的所有衣食住行都是凌波所负责。

也直到那时，风奚才告诉我，当初我成亲之前推算到的一切。凌波和白霄很早就在下界勾搭上了，从西海边缘的获救到后来两人对我保证的种种都不过是一场心机算尽的戏，且等我一死，白霄便会捧凌波上位，顺便私吞我的所有神器和嫁妆。只可惜当时他虽推算到了他们会对我不利，但他却没算出究竟是何时又是以怎样的方式。

“阿兮，我并不怕泄露天机会受到惩罚。”暗香涌动的绿萼梅树下，少年清浅的声音恍若天山之雪渐渐抚平了我的滔天怒火，“可是我那么了解你，这样残忍的事实，你若知晓，该会怎样地难过。可如今，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死，就算你会恨我，今日我无论如何也会去找白霄拿到解药。”语至最后，风奚的声音已皆是入骨的寒意。

记忆之中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会微微一笑的风奚，因为我的缘故，生平第一次对他人动了杀机。

因为不愿连累风奚，所以之后我并未让他随我一起去找白霄和凌波。

我本想着，毕竟他们一个是我喜欢了那么多年的少年，一个是我真心相待的姐妹，若白霄可以交出解药，我可以跟他和离，成全他和凌波。可我却没想到，这厢他们一发现风奚到来知道事情的败露，那厢为了永绝后患，居然即便捏造了昆仑谋反的证据由凌波告上了天庭，而白霄亲自作证之余更主动请旨带了十万天兵天将杀向了昆仑，之后还为了保全他假仁假义的厚道名声，更是